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法修辞问题探索/张宝胜著.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2. 7

ISBN 7-81041-959-5

I. 现… II. 张… III. ①汉语-语法-研究-现代②汉语-修辞-研究-现代 IV. H1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47064 号

书 名 语法修辞问题探索
作 者 张宝胜 著

责任编辑:余建国
责任校对:马尚文

责任印制:苗 卉
封面设计:王四朋

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河南省开封市明伦街 85 号 邮编:475001

电话:0378-2864669(事业部) 0378-2825001(营销部)

网址:www. hupress. com

E-mail: bangong@hupress. com

排 版 河南大学出版社印务公司

印 刷 郑州毛庄印刷厂

版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mm×1168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33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ISBN 7-81041-959-5/H·93 定 价:18.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语法修辞问题探索

张宝胜 著

河南大学出版社

前 言

这本书是我多年从事现代汉语语法修辞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一个小结。全书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现代汉语研究综论”可以说是对现代汉语教学与研究的宏观思考,其中也涉及到对汉语语法特点的重新审视和对大学语言理论课教学内容改革的一些构想。第三部分讨论了现代汉语修辞学的两个问题。

本书的重心是第二部分“汉语的句法—语义问题”。从发表于1983年的“‘在+N_p’和动词的类”(这是我硕士论文的一部分)开始,现代汉语的句法—语义问题一直是我的研究兴趣所在。语法研究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句法形式和语义内容之间的对应关系,即什么样的句法形式能够表示什么样的语义内容,什么样的语义内容可以用什么样的句法形式来表示,因此,句法—语义问题的研究实乃语法研究的重中之重。可惜的是,我1992年至1997年一直在德国的一所大学执教,因教学工作的过于繁重而中断了汉语语法研究工作。回国之后,发现自己的老师、同学乃至学生都以各自的累累研究硕果大大推进了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发展,遂在庆贺与羡慕之余,暗自下定决心:亡羊补牢,急起直追!于是就有了1998年至今的围绕句法—语义问题的一点研究成果,从而增加了本书的分量与学术水平。

本书的一个重要特色就是在汉语语法研究工作中不断借鉴、吸收和运用当代语言学的新理论、新方法、新思路。套用一句时髦的话,也算得上是“与时俱进”吧。前些年,现代汉语语法学界基本

上达成了—个共识:汉语语法研究应当在语义、语法、语用三个平面上展开。我在重点研究句法—语义关系的同时,也早就考虑到了语用的因素,如在论述“形容词+一点儿”和“形容词+了+一点儿”具有不同的语义内容时,就使用了语用学“预设”的概念,从而使这个问题的研究比以往深化了一步。近年来,功能主义和认知语法勃兴,许多语法学家认为,语法研究除了句法、语义和语用这三个平面之外,还应该再增加一个平面:认知。这是因为语法研究的最高境界或最终目的是对错综复杂的语法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而不用功能主义和认知语法的方法,是断乎不能达此目的的。本书在讨论动词重叠问题时,采用了认知语法“有界与无界”的概念;讨论动词“怀疑”的意义和所带宾语的不同类型时,运用了功能主义的标记理论。这说明我正朝着这一目标不断探索,不懈努力。

在科学研究的成功之路上,研究者的个人努力固然重要,领导者的支持、鼓励与鞭策,同行之间的相互切磋、论辩与思想火花的撞击亦是不可或缺的。我由衷的感谢河南大学和河南大学文学院两级领导对本书的出版所给予的大力支持,由衷的感谢我的老师、同事和同学在学术研究中经常给予我的巨大帮助。

愿将本书的出版作为自己语言研究的新起点,不断探索,勇于创新,力争在不远的将来打造出汉语语法研究的精品著作来,奉献给读者。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作者

2002年4月于郑州北郊三静斋

目 录

现代汉语研究综论	(1)
论现代汉语的现代化	(1)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9)
汉字是汉语语法学的最小单位	(19)
语言学概论教材内容改革刍议	(29)
汉语句法—语义问题	(38)
“在+NP”在句中的位置和动词的类	(38)
是介词,还是动词	(46)
〔附〕略谈介词词组作动词“是”的宾语	(49)
关于动词重叠问题的几个问题	(51)
再说“怀疑”	(62)
也谈状位“形容词+点”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	(73)
〔附〕状位“形容词+点”的入位条件和语义取值	(84)
“形容词+一点儿”和“形容词+了+一点儿”	(93)
否定副词“不”、“没有”的句法特征	(100)
定语和结构助词“的”	(110)
有关“的”字短语的几个问题	(114)
〔附〕“的”字短语研究拾遗	(123)
兼语句的计算机理解	(130)

词性·功能·句型·····	(139)
〔附〕词性对句型的影响·····	(149)
《醒世姻缘传》中的“把”字句·····	(157)
补语和结构助词“得”·····	(165)
谈谈状态补语·····	(174)
〔附〕关于状态补语的几个问题·····	(182)
因果关系二重复句的内部结构·····	(190)
“现代汉语置放动词配价研究”补议·····	(214)
〔附〕现代汉语置放动词配价研究·····	(224)
配价语法和“对+N+的+X”短语的歧义问题·····	(240)
〔附〕“对”字短语作定语的歧义问题·····	(251)
修辞学与作家作品语言风格·····	(255)
修辞学研究的现代化之路·····	(255)
老舍《正红旗下》的语言特色·····	(262)
王蒙小说语言形式上的几个特点·····	(272)
参考文献·····	(280)

现代汉语研究综论

论现代汉语的现代化

以 1946 年美国第一台电子计算机问世,1957 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为标志,人类文明开始了新纪元,即从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化社会的过渡。众所周知,语言是信息的主要载体,因而,以语言为研究对象的语言学,在信息时代理应登堂入室,成为一门当之无愧的领先学科。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已经做到了这一点,例如在美国,语言学科发展迅猛,分支繁多,流派竞争,强手如云。第一流的研究队伍,第一流的理论建树。语言学的新方法、新理论促进了其他许多学科和研究领域,如心理学、生理学、社会学、文艺学、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突飞猛进的发展。在美国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看一个国家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高低,只要看一看这个国家语言学家的阵容就知道了。由此可见,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语言学具有何等重要的地位!因为他们清醒地认识到,在信息时代,社会要向前迈进每一步都离不开语言学。日本目前正在进行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研制,并由官方宣称,十年内完成这一宏伟任务。第五代计算机也叫智能机,即可以部分具有人的智能的计算机。要使计算机具有人的智能,首当其冲的就是要让它理解并

生成人类的语言。所以,没有语言学的研究成果,智能机只能停留在美妙幻想的阶段。正因为如此,日本以第五代计算机为核心,掀起了研究语言的热潮,从而使语言学在日本国成为显学中的显学。可见语言科学同现代科学的关系是十分密切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化需要语言学!

然而,在我国语言学的地位究竟怎样呢?它是一门领先的科学吗?语言学的发展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吗?现代汉语是我国语言学科里的主要课程和研究领域,我们只要看一看它的地位与现状,就不难回答这个问题了。

现代汉语是我国综合性大学和高等师范院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笔者就是从事现代汉语教学工作的,对这门课的教学情况比较了解。学生对这门课的普遍反应是:一曰“没意思”,言外之意就是内容简单乏味,无深入钻研之必要;二曰“没用”,即学不学现代汉语并不影响交际表达和写作水平。平心而论,学生的这种评价还是公允的。现代汉语这门课的确是既不像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样,具有严密的、系统的科学性,又缺乏指导语言实践的实用性。尽管学生们对现代汉语课有如此不良之印象,因为它是基础课,所以还得硬着头皮去学。一旦开设现代汉语方面的选修课,事情就糟了。同文学类选修课形成鲜明的对照,那边是门庭若市,这边是门可罗雀。弄得我们这些教现代汉语的徒唤奈何。现代汉语的教学情况是这样,现代汉语的研究情况同样不能令人满意。当然,我们不否认近年来现代汉语领域的研究工作比起“文革”前有了较大的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只要一同发达国家的语言研究进行横向比较,差距就立刻看出来了。首先,当今语言学理论发展迅速,日新月异。可是,在诸如转换生成语法、格语法、从属概念语法、关系语法、功能主义、法位学、配价理论等众多语言学理论中,惟独找不出一个立足于汉语语言事实的理论。也就是说我炎黄子孙,泱泱中华大国还从未曾贡献出一个语言理论来。其次,研究方

法一直恪守着归纳主义的老传统,皓首穷经式的搜集例句,陈陈相因,不越雷池半步。并自认为这种从书面语找材料、找证据的方法是语言研究的不二法门,对国外的一些语言学家运用“内省”的方法自造例句,说明观点的研究路子嗤之以鼻。再次,把现代汉语的研究领域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语言科学不仅是一门领先的科学,而且还同许多学科形成交叉学科。在国外,像心理语言学、认知语言学、计算语言学、数理语言学、社会语言学、计量语言学、文化语言学、生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等许多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而在我国,这些交叉学科大都无人问津,间或有人从事,便被权威目为左道旁门,不务正业,所以,语言学在我国非但不能成为显学,反而因其严重脱离实际而远远落在其他社会科学的后面。

现代汉语研究的这种落后局面要不要改变,“现代汉语”应该不应该实现现代化,能不能实现现代化,这个问题已迫在眉睫地提到了国家社会科学发展战略决策的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认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现代汉语”也必须实现现代化。“现代汉语”的现代化须从如下几个方面进行工作。

一曰改变观念。长期以来,在我国形成了一种重理轻文的传统,就文科而言,又是重“文”(文学)轻“语”(语言)。迄今为止,国内众多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中,专门从事语言研究的机构寥若晨星。国内几百所大专院校里系科繁多,而惟独没有一个“语言系”,语言和文学“合二而一”,并且在许多大学里语言都被文学盖住了。要实现“现代汉语”的现代化,首先要打破这种传统观念,提高语言学在科学领域里的地位。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语言学在整个科学系统中决不是无足轻重的。如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创立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就直接影响并促进了文艺理论和结构人类学的发展。当代许多领先的热门科学,如计算机科学、认知心理学、思维科学等无不直接得益于当代语言大师诺曼·乔姆斯基的转换

生成语法理论,是乔姆斯基的语言理论给这些学科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正因为此,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的地位被一些大学者,如皮亚杰、拉康、列维·斯特劳斯,抬高到如同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请问,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人小看数学的吗?当然没有。既然如此,我们就应该变更陈旧的观念,提高语言学在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地位。

二曰独立门户。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相比,中国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步甚晚。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即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不算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因为学习文字、音韵、训诂的目的在于“通经致用”。这种观点沿革到现代,就成了语言研究为语文教学服务。在我国实际上只有语文学,没有语言学。或者说语言学是依附于语文学的。长期处于附庸地位的语言学,很难指望它有一个大的发展。因此,促进“现代汉语”的现代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独立门户,把语言学从语文学中彻底分离出来,形成一门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学科。我们呼吁,应当尽快在我国一些重点大学里设立语言学系。语言学系不光可以设在综合性大学,也可以设在理工科大学。举世瞩目的乔姆斯基语言学革命就是爆发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系里。在不设语言学系的一些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里,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加重语言学科的分量,不能满足于古已有之的老三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开设诸如现代语言学、数理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课程,扩大中文系学生的视野,开启他们的思路,变更他们的语言观。在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当然也可以在自然科学研究机构)里增设语言研究机构,让语言学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真正以一门独立的学科占据它应有的位置。可能有人 would 问:把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岂不是更加严重的使语言研究脱离实际吗?其实不然。例如,光学是物理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光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光学仪器制造是两码儿事。

就同国计民生的关系来说,当然光学仪器要密切得多,但决不能因此而指责光学这门独立自主的学科是脱离实际的。恰恰相反,正是光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决定着光学仪器制造业的发展与进步。所以,把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决不意味着使语言学脱离实践。而语文学科独立地蓬勃发展,将为语言学的多方面实际应用研究开辟极为广阔的天地。

三曰革新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实现“现代汉语”的现代化,必须革新我国语言学界袭用了数百年的研究方法,否则,“现代汉语”的现代化只是一句空话而已。

我国语言学家的传统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如下五句话:重材料轻理论,重归纳轻演绎,有证实无证伪,有封闭少开放,有微观少宏观。

材料和理论 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材料摆多了,理论自然就出来了。这种论调其实就是“书读千遍,其义自见”的翻版。多少年来,我国语言学界严守这一信条,只知广收例句,旁征博引,不但提不出自己的理论,反而让王士元、桥本万太郎等国外语言学家利用我们的材料去构建他们的理论,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材料出口国。当然,材料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自不待言,面对现实,我们无须再过分强调材料的重要(这是每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必备的常识!)。作为对传统与习惯的反拨,倒是应该把语言学的理论研究提到一个应有的高度,争取早日创出立足于汉语事实的语言理论来!

归纳与演绎 这本来是科学研究的两种方法,各自有其用武之地。这里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因为我国语言学界在研究方法上只有归纳法在“放之四海而皆准”,而大大忽略了演绎法这个极其有利的武器。在科学研究中,归纳法也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但其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著名哲学家罗素就曾经通过一个人观察火鸡的例子分析了归纳主义者的悲剧。而归纳法强弩不及之处,正

是演绎法大显身手的地方。在科学发展史上,这类例子俯拾皆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从二千年前就运用归纳法对哈雷彗星进行过数十次观测和记载,记载的详细和精确引得外国天文学家惊叹赞赏不已。但这有什么用?还是英国天文学家哈雷运用演绎法推算出彗星的运行周期和轨道,他的大名才因而载入科学发展的史册。尽管演绎和归纳同为科学研究的两种重要方法,但在我国语言学界重归纳轻演绎的传统束缚下,强调一下演绎法之于语言学研究更为重要,是十分必要的。

证实与证伪 证实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思想。实证主义认为,哲学的语言、语句和命题都是无意义的,只有能够用经验的观察来证实的语言、语句和命题才是有意义的。这同科学研究中的归纳法是有联系的。我国的语言研究历来重视证实,立言必有书证,而不知运用证伪主义这一科学研究的有力武器。证伪主义是英国哲学家波普提出的关于科学知识发展模式的一种假说。他在1934年出版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一书中对证伪主义学说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按照这种学说,科学发生于问题,并始终在推测中前进;在前进中理论不断受到证伪,同时又遇到新的问题。科学就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中发展。以现在汉语语法研究为例,用实证的方法仅仅能够证明符合语法规律的那些句子,但无法排除不合语法规律的句子,因为在书面材料中很难找到这样的句子。这就要求助于证伪主义,有目的地去制造一些句子,分析它们为什么不合汉语的语法规律,从而加深我们对汉语语法规律的了解。运用“内省”的方法,有意识地去造出一些句子,或对自然语言中的句子有目的地加以变换,看看会得到什么结果,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试验手段。现代汉语研究方法的现代化离不开这种试验手段。

封闭与开放 本来,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建立就是借助于国外语言理论的结果,是开放的结果。尽管前辈学者在构筑中国现代

语言学大厦的工程中不乏“削足适履”式的设计方案,但是,因为借鉴了国外语言理论而促进了我国语言学的发展也的确是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如结构主义在我国汉语语法学界的巨大影响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但是我们不能不遗憾的指出,近年来,由于国外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而导致其语言理论发展更新之迅速,使得我国的语言研究在学习借鉴中常常掉队,因而使我们的研究工作不得不封闭在一个小圈子里。这种局面必须扭转。“开放”式研究对语言研究工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知识结构,提高外语水平。我们应当密切注意语言学的发展动态,不断地了解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掌握新理论。

微观与宏观 同重材料轻理论的传统学风相一致,我国的现代汉语研究可以说是只有微观的研究,缺乏宏观研究。浏览一下近年来我们语言类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几乎全是一个词、一个句式、一种语言现象的诠释,很难找到一篇关于语言学宏观研究的文章。我们不否认微观研究的重要性,但宏观研究同样是不可忽视的,它对于语言政策的制定、语言研究的发展方向和总体规划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要实现“现代汉语”的现代化,尤其需要加强语言学的宏观研究。

四曰开拓领域。前面已经说过,导致现代汉语研究领域落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封闭。封闭式的研究课题,封闭式的研究方法,封闭式的研究领域,如果不尽早打破,就很难使“现代汉语”昂首挺胸地走上现代化之路。我们认为应该大大加强语言学新的研究领域的开拓,大力促进同语言学相关的交叉学科的形成与发展。语言学同社会学、文艺学、哲学、文化学、历史学等人文科学可以形成交叉学科,同数学、统计学、心理学、地理学、计算机科学、生理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同样可以形成交叉学科。国外已经大踏步地走到前面去了,我们应该奋起直追。可以预言,同语言学相关的交叉学科之花竞相开放之日,就是中国语言学现代化之时。

现代化需要“现代汉语”，“现代汉语”必须现代化！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语言工作者的神圣使命。打破陈陈相因的枷锁，跨出学术禁锢的雷池，以学术观念的改变，研究方法的更新，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成果的丰富，真正提高“现代汉语”在社会学科领域中的学术地位，义无反顾地走“现代汉语”现代化之路！

乔姆斯基的语言观与方法论

1957年,语言学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一本薄薄的语言学专著《句法结构》问世了,它的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曼·乔姆斯基(Norman Chomsky)创立了转换生成语法。他高举“反叛”的旗帜,向传统语法、结构主义等以往的所有语言学流派挑战,可谓破关斩将,所向披靡。几十年来,转换生成语法以其新的思想观念,新的研究方法,在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语言学界的普遍关注,而被称为“乔姆斯基革命”。正如英国语言学家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所说:“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不管是对是错,无疑是当代最有活力、最有影响的语法理论;凡是希望跟上语言学当前发展的语言学家,都不能无视乔姆斯基的理论主张。”事实就是如此,当代语言学流派可谓多矣,然而,不论他们对乔姆斯基主义持何种态度,往往都把生成语法理论作为参照系,来阐明自己的学术立场;而且,乔姆斯基革命的影响度,远远超越了语言学的范围,它影响到哲学、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广大领域,因此,乔姆斯基发动的这场语言革命被认为是“生物学中的达尔文革命”,而乔姆斯基本人则被誉为哥白尼式的“当代思想大师”。所以,深入认识和正确评价乔姆斯基的语言观和方法论,无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

语言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掌握了自己的母语的人总能说出合乎该语言语法的句子,而一般不会说出违犯该语言语法的句子?为什么智商高低不等的儿童在学习其他学科时表现出相当大的差

异,而几乎是用相同的时间,就可以同样掌握和运用自己的母语?为什么语言这种极其复杂的心理现象,只受制于几条、几十条有限的语法规则?诸如此类的问题,从传统语言学到结构主义语言学是从来无人问津的。好像这些问题本来就是这样的,“天经地义”,不言自明。而乔姆斯基的伟大之处,正是从这些熟视无睹、司空见惯的“无问题”中提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恰恰又是语言学的根本性的重大问题。

结构主义学派的语言学目的就是研究实际听到的话语,总结规律,归纳分类。这类语言学目的在乔姆斯基看来无疑是自设藩篱。因为话语是一个永远不可能穷尽的无限大的集合,一个、几个乃至几十个语言学家所研究的语言材料同这个“无限大”相比总是片面的、局部的。所以,要搞清楚语言到底是什么,语言学家必须研究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这种人类特有的语言能力表现为:人类能够理解以前从来没有听过的话语,能够说出别人以前从来没有说过的话语;能够自动识别有歧义的句子,能够辨认语义相同的句子;智力正常的儿童,几乎可以不经学习,就能在短短几年内掌握自己的母语。同语言这种极复杂的现象相比,那怕是容易得多的一种技能,也不是儿童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就能掌握的。乔姆斯基大胆地提出一种假设,认为人类所具有的这种语言能力是先天就有的,是由人类的遗传属性决定的。也就是说,是人类的遗传基因决定了人类具有语言能力。

乔姆斯基的“内在”假设产生于 20 世纪 50 年代,这个时期还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鼎盛时期,而乔姆斯基本人也是当时美国结构语言学大师哈里斯(Z. S. Harries)的受业弟子。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统天下里,语言研究是严格经验主义的。结构主义把言语行为仅仅看作“刺激——反应”的过程。它片面强调归纳法,只注意语言材料的收集、描写和归类,而不注意理论的解释;它只注意语言形式,而排斥语义;它只分析语言的表面结构,而忽视语言

的深层机制。这一切不能不使语言研究带有严重的局限性。而随着现代科学的迅猛发展,随着语言学与其他有关学科横向联系的日益增多,语言学家开始意识到结构主义体系的缺陷,终于,结构主义的阵营乱了阵脚,接踵而来的是一场语言学革命风暴。1957年,乔姆斯基发表了他的第一本转换生成语法专著《句法结构》,对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哲学基础、理论目标和研究方法等各方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1959年,他又发表了《评斯金纳的言语行为》,对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以及整个现代经验主义观点发起全面攻击,首次提出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内在”假设。乔姆斯基提出,人同动物的最主要的区别之一,就是人类天生具有其他物种所不具有的语言能力。人类的语言能力突出地表现为人类语言的创造性,即人类有创造和理解新语句的能力。人类学习语言的过程中不是像鹦鹉学舌那样机械模仿或受习惯支配,而是不断创新的过程。在正常的言语活动中,人们所说的许多句子完全是新的,决不是重复过去已经听过或者说过的句子。一种语言的词汇即使不变,它能生成的合格句子在数量上也是无限的。根据米勒(G. A. Miller)计算,如果每个英语句子有20个单词,那么这种组合搭配起来的句子数目多达10的20次方,仅听完一遍这些句子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从理论上讲,要掌握一门语言只通过刺激、模仿和强化训练的途径是不可能的。从实践上看,儿童语言习得的过程也说明了人类的大脑天生具有一种“语言习得装置”(LAD),否则,无以解释为什么智力不等的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自然地掌握语言,就像他们不经过学习就会走路一样。人类这种先天的,由遗传决定的“语言机制”在后天环境的诱发下,变为实际的语言能力。比如,在英语的环境里,通过先天机制对可能语法的选择、调整并最终掌握了英语。由遗传决定的人类语言机制的初始状态(initial state)是整个人类共同的。儿童的先天“语言习得装置”保证了在给定的语言社区内,具有不同经验的儿童可以